厝边话仙

古巷拾忆

□贺彦豪

泉州古城里的裴巷,静卧在西街北侧、开元寺东畔。这条长约七百米的古巷缓缓铺展,巷内红墙斑驳,古宅错落有致,行至巷子深处,还能遥遥望见东西塔。

说起这条巷子名字的来历,老一辈人常会提起一个传说。这个故事在清乾隆《泉州府志·方外》中也有记载,说的是南宋绍兴年间,来自江东(江浙一带)的裴道人来到泉州,他常头戴通草花,行歌于市井,口中吟唱“好酒吃三杯,好花插一枝,思量今古事,安乐是便宜”。裴道人在城中走街串巷,施药济人,百姓感念其善举,后来在他常往来的巷子里建起裴仙公宫奉祀,巷子也由此得名“裴巷”。

在宋代,裴巷是城中的一处繁华地段,进士郑良弼的“光华坊”、给事中江常的“台望坊”、武状元林宗臣的“魁武坊”皆坐落于此。有时在巷子里漫步,我也会想象当年不少衣袂翩翩的鸿儒名士穿梭于同一片石板路的情景。

我的老同学俊杰以前住在裴巷的中段,年少时我总爱往他家跑,有时是登清源山赏落日归来,就去他家小坐一会儿。或是去泉州影剧院看完电影,也要顺路去他家的天井纳凉。往来的次数多了,俊杰家的小狗看见我,也不再吠叫,只会摇着尾巴温顺相迎。每到龙眼成熟的季节,俊杰的母亲总是坐在天井里晒龙眼干,那些果子的外壳晒得金黄透亮,指尖轻戳,随即渗出清甜黏润的汁水。每次见我来,他母亲都要往我手里塞一把新鲜的龙眼肉,我也不客气,道谢后接过来就大口吃下,如今回想起那滋味,依旧觉得甜香无比。后来我才知晓,这位老友住的那座古厝建于清末,毗邻宋代“彩华坊”旧址,如今还能看见他家门楣上残存的精致雕花。

后来我去轻机厂上班,每日通勤都要经过裴巷,也会路过好友阿城的家。他住的那座老厝靠近巷口,掉漆的大门常年虚掩着,有时下班后不着急回家,我路过时会停下车,推门进屋歇歇脚。每次和阿城一边喝茶一边聊文学,我们时常从开元寺梁柱鎏金的楹联,聊到刚出版、墨香犹存的民间诗歌选;又从鲁迅笔锋凌厉的杂文,聊到风靡一时的港台风朦胧新诗。清茶由浅绿慢慢焖成温润的琥珀色,落日西沉,窗棂的影子越拖越长,我们也浑然不觉。直到街边盏盏路灯次第亮起,昏黄光晕漫过粗陶茶盏,我才赶紧起身告别,然后骑着车往家赶。

年岁渐长,我迷上了乡土文学创作,一心想挖掘泉州古巷深藏的武术文脉,便循着裴巷的青石板缓步探寻,还真寻到了一家武馆。之后只要有空,我便搬来小板凳坐在武馆门口,听馆里的拳师讲南拳的渊源掌故,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不停记录,纸张边角也渐渐被磨得毛糙。久而久之,我和那位拳师成了朋友,时而还会相聚小酌一杯。有次与他闲聊,我又得知原来武馆旁那栋中西合璧的洋楼,是早年南洋归侨所建,这座老建筑的拱券窗棂上,也留存着不少别致的雕花。

有次听住在巷中的老街坊“讲古”,我才知道裴巷古时遍植“裴公梅”,传说当时巷子里的青石板缝隙间还会不时飘出淡淡的梅香。我未曾见过这条古巷中雪枝缀梅的美景,却也循着温润锃亮的青石板路,踏遍巷内的每一处角落,触摸红墙古宅的斑驳肌理,感受古今交融的巷陌气息。

岁月流转,裴公行医济世的仁心、宋代文人雅士的风骨、南洋归侨的乡愁,都沉淀在这条幽深的古巷里。不过在我眼中,这条老巷子更像是一条线,它串联起我半生的过往,当中有少年挚友的相伴、知己闲谈的惬意,也有拳师相识相交的缘分。而我收获的诸多真挚情谊,也早已深深融进裴巷的烟火岁月里。

裴巷(苏锦波 供图)

百姓纪事

两把勺子

□柳 静

我家有两把旧勺子,其中一把的勺头是椭圆形,勺柄上有几道竖纹,看起来好像随手拿刀划拉上去的。另一把勺子的勺头是圆形,勺柄上刻着莲花纹,看起来更精致一些。

这两把勺子,是父亲年轻时做的。那时他工作的车间里,有一位老师傅喜欢教人打制一些小物件,比如用钢条敲成锅铲,或是拿铁皮锻成水瓢。父亲跟老师傅学了一段时间,便试着打了一把勺子,又拿刻刀在勺柄上划了几道,算是装饰。听说同事都笑我父亲手拙,但他没说什么,经常下班后一个人待在车间里对着铁砧敲敲打打。热钢要趁软的时候一锤一锤塑形,稍慢一点就硬了,敲不动。父亲的技术也是在无数个黄昏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后来准备成家了,想送爱人一份特别的礼物,父亲铆着劲儿打了一把新勺子,又在勺柄上刻了几朵莲花图案。听说拿到那把勺子时,母亲翻来覆去看了很久,还夸父亲手巧,说这份礼物很符合她的心意。

再后来,父母在城里安了家,搬家那天,锅碗瓢盆装了一个大袋子,将它绑在摩托车的后座,父亲便骑车载着母亲往新家的方向驶去。怎料经过一段坑洼土路,袋子被颠破了,里头的东西掉了出来,母亲听见声响回头一看,正好瞧见那两把勺子从破洞滑落。没等她喊父亲停车,一辆大卡车经过,不偏不倚地从两把勺子上碾过去。母亲下车后赶紧跑去捡回掉落的物件,回家后又用水将勺子上的泥污冲洗干净,父亲还拿工具把变形的勺柄慢慢校正回来,之后两把勺子又经常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

我和姐姐学吃饭的时候,母亲将那两把勺子分给了我们。那把勺头椭圆形的给姐姐,刻着缠枝莲花纹的勺子归我。我们用它们喝粥、舀汤、吃蛋羹,从幼儿园用到小学,又从小学用到中学。勺子柄上的莲花纹被我的手指磨了多年,花瓣的边缘变得温润发亮,看起来好像被河水冲刷过的鹅卵石。另一把被姐姐反复使用的勺子,勺柄上几道直线头尾的痕迹也变得越来越淡,若不仔细看,几乎分辨不出原本的刻痕。

记得蔡颖卿在《用细节把日子过成诗》中提过,她曾舍不得扔掉一个底部有裂纹的汤碗,因为“那道裂纹让我记得,它曾经历过什么”。而我觉得家里那两把勺子经历过的,或许比裂纹更重。它们被一千多摄氏度的高炉锻造过,接着被父亲一锤一锤敲打定型,成为一份珍贵的礼物。而后它们掉在公路上被卡车碾过,又被捡起来后修整妥当,最后被两个小女孩挑走,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如今,每次回娘家吃饭,准备餐具时,我和姐姐仍会伸手去拿插在碗筷桶里的那两把旧勺子。看见我们还像小时候一样,拿着勺子先舀一口汤,再往碗边轻轻一磕,把勺底的汤汁抖落干净,母亲又会提起其实当年姐姐很喜欢那把圆勺头的勺子,只是看我喜欢,她便主动让出。父亲有时也会接过话茬,讲起自己当年在车间里笨手笨脚,被同事笑了好几回,回家也不吭声,第二天照样站在铁砧前,一锤一锤地敲,这才做出勺头圆、柄上刻莲花的勺子,轻巧又耐用。我却觉得这两把勺子沉甸甸的,那种沉,不在手里,而是在心里,因为它们承载着父辈的辛劳与情意,也装着我们一家人相伴的岁月。我想正是那些被反复使用的日常、被默默让出的偏爱,以及被岁月磨亮的痕迹,才让普通的勺子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微观百态

匠心温热艺常青

□汪小科

不久前回家看望父母,我发现他们又添了几件定制新衣。这些衣服穿上身后,能很好地掩盖父母的体型缺陷,其独特的颜色、款式和材质也把他们衬得格外精神。

“一看就知道是舅舅的手艺,他总是能把你们打扮得很靓。”我望着父母的装扮,流露出了羡慕的眼神。“可不是嘛,你舅舅说只要还有人找他做衣服,他就会一直做下去。”母亲说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便拉着我出门,说要让舅舅也给我缝制一身衣服。

(CFP 图)

时隔多年,我再次走进舅舅的裁缝店,熟悉的感觉随即涌上心头。眼前狭小的店铺里依旧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布料,斑驳的墙上还钉着几件没做完的半成品。三尺案台上摆放着一个泛黄的笔记本,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客户的量身数据。

舅舅坐在老式缝纫机前,正低头认真缝制手里的衣料,丝毫没留意到我们的到来。“舅,您给我也做身衣服吧。”我响亮的声音把埋头干活的舅舅惊得浑身一颤,他猛地抬起头来,瞅了我一眼,咧嘴一笑,点头答应:“好呀,你们先坐下来歇会儿,等我做完手里的活,就给你量尺寸。”说完,他又低下头,专注踩动缝纫机,针线穿梭不停。

终于忙完,舅舅起身拿着软尺在我身上来回比画,他皱了皱眉头,问道:“怎么左肩比右肩高半指?”“可能是因为我经常背单肩包。”听了我的回答,舅舅拿笔在笔记本上画出了一个身形轮廓,又在一旁写下一行备注:“右肩松半寸,两肩显一致。”之后量完我的腰围,他还笃定地说:“腰往里收半寸,你就会自觉收腹、卷尾骨,不容易塌腰了,能明显提升腰线。”

看着舅舅忙碌的身影,我总算体会到了什么叫作“量体裁衣”,也明白了为何父母穿上舅舅做的衣服,气质总会变得不一样。听母亲打趣他做衣服太讲究,舅舅却说衣服做得够不够好,客人是能感受到的,可不能有半点马虎。

说话间,店里来了两位客人。“师傅,上次您给我做的那身衣服挺好。这次我带了朋友来,价钱上能否优惠些?”“老顾客带来的朋友,当然有优惠。”说完,舅舅给客人们倒上茶水,又问起了他们的职业和生活习惯。聊了好一阵,舅舅才开始拿起软尺为客人量尺寸,一边量,他还一边说:“如果经常弯腰干活,腰围要留得宽松点。袖子短一点,做事才方便。”

待客人走后,我忍不住问:“做衣服挣的都是辛苦钱,怎么不专给客人改衣服,或是学那些新式服装店,进些成衣来卖?省时省力,还挣得多。”舅舅听后摇摇头,说:“我的手艺是一针一线慢慢磨出来的,做定制衣裳讲究的是贴合每个人的身形与日常,不能只图省事,客人穿上我做的衣服后觉得满意,我就心满意足了。”

一周后,我穿上了舅舅亲手缝制的新衣,身边的亲友都说很合身。从那精致的裁剪和精细的做工里,我感受到了舅舅对自己手艺的热爱和追求。如今在这座城市,还有不少像舅舅这样坚守传统手艺的人,他们守着自己的一方小铺,凭着日积月累的经验对待每一件活计,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也能感受到一份难得的匠心与温暖。

美文热读

为生活去芜存菁

□侯全生

准备搬进新家了,我打算先去买上两盆绿植,装点一下看着过于素净的客厅,让家里多一分生机勃勃的绿意。在花卉市场里逛了一圈,我才买下一盆半米高的幸福树盆景带回家。打动我的除了“幸福树”这个讨喜的名字,更重要的是这株植物被店家修剪得非常好看,多一枝显繁杂,少一枝又觉简单,每一处枝条都布局得恰到好处。

听我夸奖店里的盆景都修剪得很漂亮,店主笑说这是她爱人的拿手活。我惊讶不已,忍不住又说:“这么多盆景,一个人能修剪完吗?你难道不会吗?”店主摇摇头,回答道:“简单修剪我会,可把盆栽修剪美观,我就不会了。”

见我一脸疑惑,女店主解释说修剪盆景是一门技术活,除了胆大心细,还得有一定的审美功底,最关键的是要能下得了“狠手”。不等我继续问,她接着说:“我总觉得剪去长得很好的枝叶很可惜,每次修剪盆景,就会觉得无从下手。反倒是我爱人经常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剪刀就直接剪掉一大段枝条。我有时以为他会毁掉那株盆景,没想到修剪完再看,它竟然比原来还有观赏性。后来,我干脆将修剪盆景的活交由我爱人做,毕竟他更擅长。”

店主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位认识很久的老木匠。那时,我在一所乡村小学教书,那位老木匠就住在学校隔壁,只要闲来无事,我就喜欢往老木匠的铺子跑,然后饶有兴趣地看他如何打造家具。这位老木匠的拿手活,是用木头打制做农事的独轮推车,每次做好一辆,还会剩下不少边角木料。

后来老木匠收了一位新徒弟,这位年轻人不愿意刨去多余的木料,认为多留些木料,做出来的独轮推车才会更结实耐用。老木匠没有反驳,只是让他先试着做一辆,没想到学徒做出来的独轮车十分笨重,还没装货物就难以推动。看样子用不了多久,车身还会因为受力不均而开裂。

老木匠当下没有责怪,而是拿起刨子,把之前徒弟舍不得去掉的多余木料一点点刨掉。经过老木匠的一番改良,那辆独轮推车变得轻便许多,用手一推就能移动,不再费劲,车身看起来用上十来年都不会变形。之后,老木匠才跟徒弟说:“好木料从来不是留得越多越好,那些多余的分量,你觉得可惜、不舍得刨去,实则成了使用时的累赘。如果不下狠手去掉它们,反倒成了木料的枷锁,根本发挥不出它该有的用处。”

显然,老工匠和那位店主的爱人,都懂得去芜存菁的道理。其实,人生的修行和修剪盆景、打家具是相似的,有时我们舍不得放下眼前的牵绊,贪恋那些看似有用实则累赘的东西,舍不得割舍,反倒被它们困住脚步。如果我们愿意割舍掉那些冗余的、消耗自己的牵绊,学会对多余的贪恋下“狠手”,或许就能让内心卸下不必要的负担,也能为自己的生活修出别具一格的风景。

每日佳句

独处并不意味着要拒绝与人交往,而是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

幸福讲义

岁月深处咸粥香

□曾耀文

早年间每隔几天,我家都会煮一大锅咸香四溢的稀饭,家里人又称之为“煮咸”。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也是一种省钱的改善伙食方式。

煮咸粥并不难,只要将葱头油倒入锅里烧热,再加入大米和切碎的芥菜,接着舀一勺酱油调味,用锅铲翻炒几下,让大米、芥菜跟葱头油、酱油充分融合渗透,就可以加水熬煮了。虽然只用了一些简单的食材,但这锅咸粥在母亲巧手烹调下,还是成了家里孩子们怎么都吃不腻的美食。

每次听说母亲要“煮咸”了,我和弟弟妹妹们都会兴奋不已,仿佛过节一般。一群孩子总是早早地围在厨房门口,盼着能给母亲搭把手,这样就能快些吃到咸粥了。等熟悉的咸香味飘散开,我们又会赶紧凑过去,嚷嚷着要帮母亲尝尝粥的咸淡。

一锅咸粥端上桌,先给家里每个人分一碗,若是还有剩余,母亲会让孩子们多吃一碗。粥米软糯,芥菜带着淡淡的清鲜,混着葱头油的香气,一碗下肚浑身暖乎乎的。我们经常吃得狼吞虎咽,嘴边沾着米汤和菜屑,也顾不上擦掉。往往两碗粥汤下肚,我的肚子也变得圆鼓鼓,听见我打饱嗝,母亲还会笑得合不拢嘴,打趣说我的样子好像一头贪嘴的小猪。

那时晚饭时间,小伙伴阿明经常来找我玩,如果碰巧家里“煮咸”,我会大方地分他半碗咸粥尝味道。阿明总是小口慢慢抿着吃,没吃几口就放下碗,然后拍拍肚子,说自己吃不下了。知道他是不想抢我的晚餐,我总会佯装生气地把碗推到他面前,催促他吃完才能走。拗不过我,阿明只能半推半就地把碗里的粥吃完,还会连连夸赞味道好。长大后再提起这段往事,阿明仍记得我母亲煮的咸粥味道,还会感慨小时候吃过的诸多食物里,那碗咸粥最让他难忘。我这才知道,原来母亲做的咸粥,不仅让我百吃不厌,也是这位儿时玩伴心里念念不忘的温暖滋味。

有时家里来客人了,那锅咸粥还会添加一些配料,比如香喷喷的鸡蛋。这锅粥熬煮时也格外香,孩子们都会忍不住围在灶台边,眼巴巴地盯着锅里咕嘟冒泡的粥汤,盼着能尝一尝味道。母亲不想让孩子们失望,又担心客人不够吃,最后只能盛一小碗粥让我们分着吃。我和弟弟妹妹也不争抢,一群人小心翼翼地捧着碗,生怕洒出一滴粥汤,然后你一口我一口地慢慢分享。虽然那碗粥很快见底,我们仍能回味许久。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家里已经不再需要每隔几天“煮咸”改善伙食,那些关于咸粥的记忆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每每想起,心中仍会充满温暖和感动。有时,我会按照母亲教的方法,在家煮一锅咸粥,让孩子们尝尝鲜,每次跟他们说起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食物,又会忍不住提起从前家里“煮咸”的往事。看着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也仿佛回到了那段围在灶台边、满心期待的旧时光。

茶余饭后

欠 费

一群萤火虫在空中飞,其中有一只不发光,另一只很好奇地问它:“你怎么不发光啊?”不发光的萤火虫回答道:“哎,忘交电费了。”

传 承

又到稻谷收割的季节,这天爸爸对儿子说:“其实,咱家有一把‘神刀’,你想不想看看?”儿子听得热血沸腾,激动地问:“在哪?我要看。”于是爸爸拿来一把镰刀,将它交给儿子,说:“这就是那把‘神刀’。不过很久以前它被‘封印’了,只要割完家里5亩稻田,它就能‘解封’,你要不要试一试?”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